

条条大道通江南

曾丽

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，我家老屋就在现鹅公岩大桥南引桥哑巴洞的附近。那时，房子周围尽是种满蔬菜的农田，属典型的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出门，就得淌过几条烂田坎。没准，一落脚就弄得个满身稀汤烂泥。不过，当时整个南坪除了一条条铺沥青的干道外，就再也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街了。其时，南坪三天两头的交通堵塞，常常让人望“堵”兴叹——好个南坪城，早上堵(车)死人；路上停满车，桥上全是(步行)人。可见，那个时候的南坪似乎整

个都与“大都市”三个字不相干。终于，在1997年6月，重庆直辖了。此后，整个南坪和我的老家就发生了一次彻底的美丽“蜕变”。先不说美味、美景成串的西部外滩——南滨路，以及设施先进、美轮美奂的国际会展中心了，单看那一条条崭新的大道坦途，就足以令人称奇——石板坡长江大桥复线桥、江南大道、丹桂大道、海峡路、金山路、丹龙路、融桥路等等，串联起了南坪四通八达的交通环线。靓丽、上口的路名直让人感受到和谐发展、经济繁荣、开放开发的气魄

和气势。不信，有诗为证：“花园飘丹桂，直轄展新姿；丹龙生江南，十年创辉煌；海峡同协力，共谋新世纪。”当然，有了如此便捷的交通，南坪成为主城少有的宜居之地，就不足为怪了！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确让人感到耳目一新。就拿世代祖居的白鹤路来说吧，十年前，那里还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河滩荒地，常常引来一群群白鹤在此落脚栖息，人们称那里为“白鹤滩”。其时，百姓中间，有句俗语：“白鹤滩、哑巴洞，鬼不来落脚，老天撼不动”，道出了那里的沧桑和荒凉。直辖后不久，成片的推土机、挖掘机开进了那一片荒地，四处立起高高的建设塔吊。经过人们日夜奋战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——滨江江景小区、观景别墅等等扎堆似地地面世，一排排标准厂房也齐齐落成——顶新国际、嘉陵本

田、麦德龙等全球知名企业落户于此。原来白鹤起落、鸣号的芦苇河边，如今也飞出了令世人瞩目的“金凤凰”——她借助这一畅通发达的宽广平台，大大地拓展了重庆直辖的未来发展之路。今天，我漫步于正在向南延伸的南滨路，望着正在跨过长江两岸的珊瑚大桥，希冀从中认出儿时的故居老屋来，不过，在这飞驰如电的变化面前，这已经变得很难、很难了……

人人重庆 心心相印 恒安杯有奖征文 我与重庆直辖共成长 主办 重庆晚报 恒安集团 投稿电 wuhao9655@sina.com 电子邮箱: cqxy@mail.hengan.com 电话: 63632425 13368062345 冯小姐

问题系列 摹拟高考作文

说“诱惑”

吴星翰(重庆一中高一9班)

编者按:

一年一度的六月高考说来就来了，千万莘莘学子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。在最后一天“倒计时”的日子里，本刊选编了一个普通高中生平时作为练习的“摹拟高考作文”系列文章，今天开始与读者见面。尽管这些文章与此次即将面对的高考作文题不一定有什么关联，但对读者来说，了解今天或者明天的考生，了解他们在“应试教育”下的思维状况，了解他们的学习目标、学习方法、备考心态，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尤其对关注他们的家长。

生活中无疑会遇到很多诱惑，如：事业、金钱、物质、地位、名利。但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则是明智。

可令人沮丧的是，面对这么多的诱惑，我们往往只能做出一种选择，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选择机会。感官享受、兴趣爱好、理想事业、赚钱发财……是以前途为重，还是以物欲为先？我们随时可能面对两难选择的困惑。

有一次法国作家雨果同出版商签订合同，半年内交出一部作品。为了确保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写作上，雨果把除了身上所穿毛衣以外的其他衣物全部锁在柜子里，而把钥匙丢进了湖中。就这样，由于根本拿不到外出要穿的衣服，他彻底断了外出游玩的念

百姓生活

两代高考生

曹雪红

再过几天，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来临。同样的，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，又会在千万个中国家庭上演。在“高考”这样一个虽无奈，但看上去至少最具社会公正性的人生起跑线面前，谁也无法不将悲喜毫无保留地投入进去。

我是1981年的高中毕业生。那时还不兴请家教，但高考前，学校给我们十多个有希望的学生开小灶。我记得我最怕的科目是物理，老是不及格。加强训练后，高考物理我拿了71分，我以430分的总分上了重点分数线。在全县排名第三。在得知分数的当天，母亲兴奋地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我杀鸡给你吃。”

考试过关了，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吃了大亏。由于心高气傲，重点大学没录取不说，等其他同学普通院校的通知书都收到了，我还一点没消息。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省招生办打电话来讯问：“是否服从分配，如果不服从，今年就无法录取。”家人一商量，以最快的速度发了一个“服从分配”的电报，还加注了一句“不读师范”。就这样我幸运地成为80年代的大学生。

说幸运是因为那时的高考录取率低，那年县里几千名考生只有几十名考取了大学，用“千万学子过独木桥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我们读书的时候基本是免费的，每个人都有助学金，助学金根

据家庭收入分三个等级，我记得我拿的是二等助学金，每月12块，以饭票的形式发放，吃食堂足够了，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可以加钱吃小灶。暑假我打两个月的短工，寒假我爸把每月从工资中扣的5块钱加起来，12个月共60块钱，一次性给我，我的4年大学就这么读下来了。

我们班30多个同学年龄相近，主要来自华东6省，那时虽然也有城乡差别，但不像现在差别这么大，没有经济的困扰，毕业包分配，所以我的大学生活是快乐的、温馨的。现在我的同学可以说分布在很多地方，有国内也有国外的，有成功也有失败的，更多的人平淡无奇。不过只要同学相聚在一起，大家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，共同回忆着大学时美好的时光。

今年儿子也要参加高考了。作为家长，对儿子所承受的压力我很无奈。一方面，他怀疑应试教育和高考的效益，抗拒应试教育；另一方面他仍要被高考指挥着生活和学业，在竞争日益激烈、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，考上好的大学，至少是本科，已经成为这代人人生起点的先决条件。

他不但活在老师、辅导班、高考的指挥下，更是在竞争的现实和年轻浮躁的心理中，寻求玩乐和学习的平衡，在高度娱乐的社会环境中，他的高考已完全不同于任何时代，独显出特有的群体的，每个人都有助学金，助学金根

幽默小品

韩国王

邱红波

为了达到新新好男人的标准，近期我参加了一个厨艺班，主要是学习家常川菜的技术。最近，培训班里出现一件新鲜事，来了一位韩国青年——虽然模样同我们几无差异，可他却是标准的外籍学员哦。

他来这里学习厨艺的理由很简单，听说中国菜在韩国日益受欢迎，而他想在韩国开一家中式餐馆，因为本地有朋友，所以他就来了。

可以想见我们对他的好奇，每到空闲时分，我们就围着他问这问那，弄得这位小伙子很不好意思，他的羞耻可能更因为他的中文不甚流利的缘故。记得我第一次同他说话，问他“你贵姓”时，他红着脸，比着手势回答说：“我的中文名字姓王，公司王。”我听了很是奇怪，“公司王”？是不是他说自己是公司老总呢？
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这纯粹是他的误解——因为有人这样说过：“我姓张，弓长张。”而因为口音的混淆，他听成是“工厂张”，以为说名字的时候要加上自己的职业才算全面，因此闹了笑话。

我帮他纠正时，他还一字一顿认真地问我：“那应该叫什么王呢？”这时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叫一加一王啊，你想‘一加一’不刚好是个‘王’字吗？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就讨教说：“一加一是什么职业啊？”话音刚落，又引来我们一阵欢愉。

我忍住笑说：“你应该叫韩国王。”他要求解释，我就说：“这说明你很有权力，是韩国的王，有点像中国皇帝的味道。”经我们再三解释下，他慢慢明白了我说的意思，看得出来，他对“韩国王”的称呼很感兴趣，反给我们开玩笑说：“现在你们知道了，我就是你们的王了。”

韩国王的称呼从此固定下来，虽然经过两个月的学习，他的中文也流利不少，可他还是宁愿别人称呼他作“韩国王”，据说他还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自己厨艺精进，以后成为“厨艺王”呢。

女人心情

防晒如防贼

阿眉

今夏又至，商家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卖防晒产品了。报刊美容版也照例重提防晒老话，满街淑女适时撑起小阳伞。上网到各大美容BBS上一看，乖乖不得了，每页目录都闪烁着“防晒”两个大字，点进去一个，就看到高人语重心长地说：一定要做到每天防晒！春夏秋冬都防晒，室内室外都防晒！退出来换一个标题再点进去

看，更见一个指天发誓的：要像防贼一样防晒！这几年，美容教主纷纷大肆宣扬我们的皱纹斑点统统是晒出来的，最常拿来举例的是子虚乌有的小龙女：为什么小龙女肤白胜雪，年龄比杨过大却看起来比杨过年轻呢？因为人家是古墓派啊，整天整年地钻在地下城下不晒太阳。我们关注着瓶瓶罐罐上SPF后面



新农村现代戏热评

花灯入戏 异彩纷呈

——观秀山花灯戏《年关宴》

周澍勃

小戏照样有看头。在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现代戏汇演中，尽管已到了容易出现审美疲劳的第五天，然而，载歌载舞的秀山花灯戏《年关宴》让人眼前一亮。

首先，这出花灯戏“有戏”。戏的切入点特别，盯准一顿饭，找准一群人，在“饭”与“人”上做文章。戏不算长，30多分钟，但丰富有趣、完整连贯、有头有尾。戏不算紧张，没有大的矛盾冲突，但吸引人。整台戏的起、中、段、结尾，即酿酒厂筹备请客，客人赴宴，宴席终于时村支书化解难题，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，流畅天然，编导设置的悬念使观众始终处在疑问与期待之中。随着剧情的一步步深入，戏的结尾处，酿酒厂的老难题迎刃

而解，愁眉苦脸的吴厂长终展笑颜时，观众也发出了会心的笑声。其间穿插了配电站陈师傅断电与送电的小细节，可谓神来之笔，一个红包买来满屋的光明，小人物演活世间百态。这个细节让观众莞尔一笑，同时回味无穷，难以忘怀。观众同样难忘的还有花灯之乡浓郁的民族风情与乡土气息，无论是绚丽抢眼的苗家服饰、花哨的灯笼、吴厂长的蜡染小荷包、舞台背景上硕大的牛头，还是戏中地道的秀山方言，以及演员们富于生活化的扫地、喝水、划拳等身段动作。

更妙处还在于用歌舞“演”故事。女主角龙新花出场时悠扬的轻歌曼舞，厂长吴老九善良、朴实的独

唱，会计周小九活泼、诙谐的唱与舞，众食客赴宴时的灯笼舞、酒足饭饱后的醉态舞，各具特色，给人以美好的视听享受，如炊烟岭甘霖，如啜百家米酒。尤其是周小九表达心中愤懑时的那段扫帚舞，信手拈来，自然妥帖，而又妙趣横生。适时的唱跳表演，不仅使情节的推进更为流畅，也有力地突出了人物性格，使人物鲜活起来。龙新花的几个唱段，旋律优美，饱含深情，塑造出一个朴实、精干、聪颖、稳重的年轻女支书形象。周小九的唱与舞，节奏明显加快，其天真活泼而又无可奈何的形象展露无遗。而赴宴的工商局、税务局要员等食客，唱词短小，道白俏皮，饭后高兴手舞灯笼满堂生辉，饭后大醉招手抬步憨态可掬，活脱脱地勾画出一群“吃拿卡要”的灰色形象。音乐声中，戏落幕，乡村的新风、农村的希望尽在其中，观众意犹未尽。

秀山花灯作为一种芬芳的奇葩，已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丰富的花灯音乐曲牌与花灯舞蹈语汇还大有可为。此戏若在结尾处再增加一段热闹而韵味十足的花灯歌舞，也许会更加渲染节庆的气氛，烘托大团圆的结局。

郎周和杜若吓了一跳，急忙走下露台，只见兰溪裹着睡袍站在客厅里满脸惊恐。两人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顿时毛骨悚然，只见一个人从二楼的栏杆上被抛了下来，脖子上缠着一根绳子，吊在大厅的上方，表情痛苦，舌头微微伸出，身体正在晃动。

郎周浑身颤抖，惊恐地问：“那……那是谁？”

杜若惊慌地说：“是……是冯之阳的保镖，铁牙。每天夜里他都在冯之阳的卧室周围巡视，怎么……怎么会吊死了？”

“马骏……马骏不会有事吧？”兰溪六神无主，喃喃地说了两声，担心马骏的安危，急忙匆匆向马骏的房间。她只到房间里看了一眼便匆匆跑了出来：“马骏不在房间！”

正在这时，二楼传来玻璃的碎裂声，随即是一个人的惨叫声。三人骇得面无人色，战战兢兢地上了楼梯，他们跑上楼梯的时候，钟博士、刘汉阴甚至那个奥地利大厨都惊醒了，慌忙地跑了出来。他们也被铁牙的尸体吓呆了，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惨叫，跟着杜若他们跑上了楼梯，仿佛后面有个无形的魔鬼在追赶一般。

此时正是深夜，没有谁想起开灯，别墅内暗影摇曳，穹庐般的窗户洒下斑斑的月光，异常地清冷、诡异。杜若刚上了二楼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，同时从冯之阳的房间里传来挣扎与喘息的声音。杜若慢慢地走到冯之阳房间的门口，房门大开，她刚向里面望了一眼，失声惊呼，又马上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。

门口，赫然横着一具尸体。那尸体令人恐怖地扭曲着，咽喉处撕裂了一个大口子，鲜血汩汩地正往外冒。颈椎和肌肉几乎完全被割断，整个头颅有几块血肉粘连着。杜若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胡秘书！

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怎么冯之阳的保镖和秘书统统被杀？

冯之阳和马骏正在窗边厮打，马骏一只手掐着冯之阳的脖子，把他的头狠狼按在窗外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柄冰冷的匕首，正在缓缓地朝他脸上刺下去。冯之阳的脖子被掐着，几乎喘不过气来，脸涨得通红，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马骏持刀的手腕，抵御着离自己面部不到两厘米的匕首。

进来之前，杜若和郎周等人想过千万种可能，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居然是马骏持刀杀人，把冯之阳逼上了绝路。门剧烈地一响，马骏猛然回头，一看见这么多人，呆滞的眼睛里立刻闪出冰冷的凶光。他此时的模样与白天的神采飞扬、表情懒散判若两人，他姿势僵硬，行动起来极端机械，脸色灰白，仿佛冷冻状态下的死肉，神情和目光无比呆滞，似乎丧失了意识的僵尸。

马骏看见这么多人出现在眼前，脸上露出一种绝望的神情，继而狰狞起来。他松开冯之阳的脖子，僵硬地转回身，冰冷的匕首慢慢扬了起来。冯之阳死里逃生，立刻捂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。马骏听见咳嗽，侧头望了过去，冯之阳魂魄出窍，腰骨一挺，从窗上翻了出去，不料底下空荡荡的，“啊呀”一声惨叫，从二楼摔了下来。不过底下是厚厚的草坪，虽然摔得眼前发黑，但好歹捡了条命。

“马骏，你……你在干什么？”兰溪惊叫一声，扑了过去。

郎周一把拽住她：“他疯了！”

“不会的，刚才……睡觉前他还是好好的……”兰溪挣扎了一下没有挣脱。

马骏嘴角挂着狰狞的笑容，踩着满地的鲜血，一步步朝他们逼了过去。刘汉阴等人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。兰溪还在挣扎，马骏已经敏捷地跳了过来，一刀朝郎周劈了下去。刀光映上了兰溪的脸，她顿时放弃了挣扎，惊呆



了。危急中，郎周抓起会客室茶几上的一只水果盘挡了过去，“啪”，不锈钢的水果盘发出刺耳的声响，被一刀劈落在了地上。郎周还没来得及及躲闪，马骏的第二刀又劈来了，郎周看到闪烁的刀光映上了他的眉梢。

“马骏！我是兰溪啊！”兰溪扑过去挡在郎周身前，冲着他大喊。

匕首定了在郎周的眉梢前。郎周慢慢睁开眼睛，被刀尖的寒气冲得打了个寒战。马骏仿佛不认识兰溪，奇怪地盯着她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兰……溪……”

兰溪泪流满面，不顾一切地走了上去，说：“我是兰溪，你说说不……你说说要娶我的，要和我共同承担你那巨大的秘密。”

马骏的面部表情剧烈地扭曲，仿佛有种东西在他体内挣扎，剧烈地冲突着，一会儿闪过一种柔情，一会儿又闪过一丝茫然，但很快，又被那种狰狞可怕的表情代替了。他残忍地笑着：“我知道……你们都知道……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，都必须死！”

“刷——”匕首朝她刺了过来。“马骏！”兰溪凄厉地叫了一声。郎周大吃一惊：“躲开！”一把扯过兰溪，拉着她跑下了楼。

杜若等人正在楼下惊恐地望着，一看见郎周和兰溪下来，急忙问：“你没事吧？马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吃饭时还有说有笑，好好的。”

正在这时，马骏鲜血淋漓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，一边走，一边狞笑着：“你们必须死！不只是我一个人，所有人都会记住的，你们永远也忘不了，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必须死。”

这时候他们已经被马骏逼到别墅外，眼看着马骏一步步走近，忽然，马骏大声大作，十几辆警车飞驰而来，在别墅外戛然而止。原来那位最先逃跑的奥地利大厨早就报了警。刘汉阴大喜，急忙跑过去按下了别墅的铁门开关，铁门一开，几十名维也纳警察一拥而入，将郎周等人保护起来。探照灯一打开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马骏。

马骏仿佛没有看见一样，继续朝他们逼近。一个警察拿着扩音器喊话，刚喊了几句，钟博士说：“警官，他不懂德语。”

那个警察一愣，说：“翻译给他听：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。立刻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，蹲在地上。”

钟博士翻译了过去，马骏根本不在意，迎着警方的防线冲了过去。兰溪浑身颤抖：“不！站住！马骏，求你不要过来。”

可是马骏充耳不闻，脸上露出呆滞的笑容，狰狞的眼睛里，充满了杀戮的兴奋和毁灭的狂热。那个警官大喊：“放下武器，站在原地，否则我们会开枪的！”

马骏忽然冷冷地说：“你们都必须死！你们死了，我的耻辱就没有人知道了。”脚步突然加速，朝着枪口冲了上去。

“不！”兰溪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突然摆脱警察，扑向了马骏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那个警官大喊：“抓住她！”

两个警察飞扑上去，可是仍然迟了一步，兰溪已经到了马骏面前，匕首迎面刺下。兰溪惨笑一声，对要刺他的匕首视而不见，喃喃地说：“你说过我娶我的……”

“噗！”匕首刺进了前胸。“砰！”枪声惊破了夜色。马骏被子弹巨大的冲击力击得向后摔倒，匕首顺势被推出了兰溪的胸口，两人搂抱

着扑倒在地。警察团团围了上来，用枪口指着马骏。这一枪击中了马骏的前胸，形成一道贯穿性的伤口，鲜血汩汩流淌。

兰溪跪在马骏旁边，她受伤较轻，挣扎着爬过去，喃喃地喊：“马骏……马骏……”

马骏热泪横流：“对不起，兰溪，我……我恐怕无法陪你了……我告诉你一件事……我童年的事。”有急救人员抬着担架过来，被他挥舞着匕首粗暴地赶开了。有兰溪在他身边，警察怕伤到兰溪，一时也无可奈何。

“那一年，我十一岁。”马骏微笑着说：“我还没有代人目前这个角色，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在一个偏僻的镇子里上小学。那一年，我们面临期末考试，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开动员会，他站在操场的高台上，讲到学习方面，说：‘有些学生跟我反映，说学的东西太难了，记不住，有什么难的？有什么记不住的？’谁记不住，举手！”

“我们当时还是孩子，青春灿烂，童年无忌，我和一些同学嘻嘻哈哈地举起了手。不料，却陷入了一生的噩梦。校长看着我们，然后指着我说：‘你上来。’我笑着跳上讲台。校长说：‘站近些，再近些。’我站到他面前。他厌恶地望着我，忽然‘呸’地一声将一口浓浓的唾沫吐到了我的脸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‘谁记不住？我让你一辈子都记住！’然后说：‘滚！’我真的一辈子都记住了。当时我仿佛在全目睽睽之下被扒光了衣服，以一种最耻辱的方式站在了别人的面前，那种耻辱感让我疯狂。我哭着将那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将我催眠，迫使我忘了那天发生的事。”

马骏已经陷入奄奄一息的状态，却仍在不停地讲着：“可是……可是在布洛斯拉拍行，因为弗洛伊德分析的那个案例，我内心的那个魔鬼又重新浮上来了。它改变了一种形象，不再是一个孩子的耻辱，而是作为一种男人的毁灭与杀戮的渴望。刚才，正在睡觉的我突然被噩梦惊醒，一种毁灭与杀戮的渴望充斥了我的内心。我要杀掉一切知情者，我要消灭一切知道我童年耻辱的人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继续把它按进心底，不让它控制住我。于是……”

“砰！”枪声惊破了夜色。马骏被子弹巨大的冲击力击得向后摔倒，匕首顺势被推出了兰溪的胸口，两人搂抱